

# การศึกษาปรากฏการณ์ความเชื่อเรื่องปีศาจจิ้งจอกตัดผมในสมัยฮั่นถึงสมัยถัง

## 论汉至唐代狐精作祟之截髮现

Study on Fox goblin cutting hair phenomenon in Han to Tang Dynasty

何甄芳<sup>1</sup>

บทคัดย่อ: เรื่องราวปีศาจจิ้งจอกตัดผมในช่วงสมัยฮั่นถัง มีปรากฏให้เห็นเป็นตัวอย่างเช่น หากใครรับผู้หญิงกลับบ้านระหว่างทาง หลังจากอยู่กับเรือช่วงคืนหนึ่ง วันรุ่งขึ้นก็พบว่าผมหายไปและเสียชีวิตในที่สุด หรือไม่มีก็ต้องพบกับเรื่องราวแปลกละหกตาดต่างๆ และจึงจากปรากฏตัวให้เห็น มันก็จะฆ่าคนผู้นั้น และผ่านของผู้ตายหล่นกระเจาเต็มห้อง ซึ่งเหตุการณ์เหล่านี้เกิดขึ้นได้อย่างไร จากการศึกษา หนึ่ง 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ความเชื่อ งานเขียนบางฉบับคิดว่า เรื่องนี้เกิดจากความเชื่อเรื่อง “เส้นผม=วิญญาณ (ชีวิต)” เป็นที่มาของเรื่องเล่านี้ ส่อง สะท้อน ภาพช้าๆ ต่างชาติ เพราะงานเขียนบางฉบับเสนอแนวคิดและสะท้อนความรู้สึกแปลกละหกตาดกับทรงผมของชาวตะวันตกที่เริ่มเข้ามาสู่แผ่นดินจีน ซึ่งพบปะอยู่ในชายชาวตะวันตก สาม คือเหตุผลด้านโรคภัยไข้เจ็บ เพราะมีโรคชนิดหนึ่งเรียกว่า “鬼剃头” (ผีโกนผม) หรือ เรียกว่า “斑禿” (หัวโล้นเป็นหย่อนม) เป็นสภาพที่ผมร่วงเป็นจุดๆ ซึ่งแพทย์แผนจีนกล่าวว่า

<sup>1</sup> 何甄芳 นักศึกษาปริญญาเอก สาขาวรรณศิลป์จีนโบราณ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นานจิง สาขาวร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นจีน

何甄芳，中国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Ho Chenfong Ph.D. candidat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aculty of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P.R. China.

ปีที่ 7 ฉบับที่ 1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7

เป็นอาการหนังศีรษะขาดเลือด ทั้งยังเป็นผลกระทบจากอาการรวมไปถึงอาการเครียด ล้วนเป็นสาเหตุที่ทำให้เกิดโรคนี้

**摘要：**狐精截发现象在汉至唐代时有出现，如有人半路载了个女人回家，与她春宵一度之后就失去头发死掉了；又有一亭子不断有怪事发生，后来发现一条老狸，杀死后发现亭子里有非常多被剪下来的头发。而何以有此现象，据研究显示，一为民俗信仰的原因，有的论者认为截发故事产生的民俗信仰基础是“头发=灵魂（生命）”的原始信仰。二为折射胡人，有的论者认为是反映了西域发式开始流入中土时所引起的惊异之感，因为截发是西域男性之常见发式。三为病理的原因，认为那是一种叫做“鬼剃头”的病癥，亦称“斑秃”，指头发突然成片脱落，中医认为多由精血不足，不能上营皮肤，风邪袭入，常与精神过度紧张有关。

**关键词：**狐狸；精怪；截发；民俗

**Abstract:**There are stories about “Devil fox cutting hair” during the period of Han and Tang dynasty. For examples, if you picked up a girl on your way home, your hair would fall off after one night with her. Then, you would die eventually. If not, you would experience many strange things. After that, you would see a fox and the dead person's belonging all over the floor. According to the study of how this story turned out, first, believe. Some researchers think that this story happened from believe in "hair=soul." Second, western image. Some writings suggest that it comes from Chinese's perception toward

western hairstyles at the time, because western people would often be seen with short hairs. Third, sickness. There is a disease called "...(Ghost shaved head)" or "...(Alopecia Areata)" that causes patches of baldness. According to Chinese doctor, it is a symptom from shortage of blood supply to some parts of scalp. It could also cause from weather and stress. These are the causes of the symptom.

**Keywords:** fox: goblin: cutting hair: folklore



狐

学名: *Canis aureus*



狸

学名: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狐，今天叫做狐狸。狐狸一词早已出现，实际指的是狐和狸两种动物，以现代动物分类学上来说，亦是两种不同的动物，狐属于食肉目犬科动物，我们习惯称狐为狐狸。实际上狐狸是民间对这一类动物的通称，包括赤狐、北极狐、石狐、沙狐、狸等多种动物。世界上根本没有狐狸这种动物，狐是狐，狸是狸。狸生活在森林中，冬天在地下的巢穴中度过。狐能适应各种野外环境，冬天也在野外觅食，而狸属于猫科，狸

也叫“钱猫”、“山猫”、“豹猫”、“狸猫”、“野猫”。体大如猫，圆头大尾，全身浅棕色，有许多褐色班点，从头到肩部有四条棕褐色纵纹，两眼内缘向上各有一条白纹。以鸟、鼠等为食，常盗食家禽。毛皮可制裘。又如：狸牲（野猫）；狸制（狸兽毛皮制成的服饰）；狸力（神兽名），但两者的习性一样，同样是昼伏夜出的“伏兽”。正因此相似处，故而古人将之看作同类。诸如：《淮南子·谬称训》云：“狐狸非异，同类也。”<sup>1</sup>；北齐刘昼《刘子·审名》所云：“狐狸二兽，因其名便，合而为一。”<sup>2</sup>这当然不符合现代动物分类学知识，但古人以狐、狸同类是一贯的认识，直到清代蒲松龄还说狸“亦狐属”。当古人用狐狸一词独称一兽时，有时指狸。《初学记》卷二九注云：“今或呼狸为狐狸。”<sup>3</sup>但更多的情况是指狐。如《新唐书·宦者·刘克明传》云：“帝（敬宗）夜艾自捕狐狸为乐，谓之打夜狐。”<sup>4</sup>再如宋洪迈《夷坚三志己》卷三《刘师道医》云妇人“俄化为狐狸”，后又云“復化为狐”<sup>5</sup>。凡此皆是。<sup>6</sup>故此在本文亦依古人所凭，狐、狸皆同。

<sup>1</sup> 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 154。

<sup>2</sup> （北齐）刘昼撰，杨明照校注《刘子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8 年，页 74。

<sup>3</sup> （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0 年，页 717。

<sup>4</sup>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7 年，页 5884。

<sup>5</sup> （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1 年，页 1322。

<sup>6</sup> 可详李剑国《中国狐文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年，页 3—5。山民著《狐狸信仰之谜》，北京：学苑出版社，1995 年。



狐狸精图片（文学中常出现“九尾狐”）

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像狐那样被最充分地赋予意味深长的文化含义。狐是自然物，但在狐文化中，狐基本上不以狐的原生态形式出现，狐是被夸张、变形、虚化了的狐，狐成为观念的载体。狐文化的意义在精神方面，在宗教信仰和审美创造方面。狐是一种象征物，一种神秘的文化符号，一种动人的审美意象。在宗教、民俗和文学中，它曾长久地发挥着特殊的文化功能和艺术功能。<sup>1</sup> 狐的角色性质早先是图腾、瑞兽，后来是妖兽、妖精，即使在它被视为狐神、狐仙受到崇拜时，也还是妖精。狐神、狐仙从未列入祀典<sup>2</sup>，一直属淫祀范围，就因为狐神、狐仙之不雅。因此，狐文化前期是图腾文化和符瑞文化，后期是妖精文化，妖精文化是主要方面。

<sup>1</sup> 宗教民俗文化上的研究成果约有：《狐狸信仰之谜》、《中国狐文化》、《神秘的狐狸》等。文学上提及狐的则更源远流长，数不胜数，略举如：《搜神记》《广异记》《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民间文学故事集成》等等。

<sup>2</sup> 在中国诸神辞典中亦找不到狐的影子。山民先生《狐狸信仰之谜》详论了何以有此现象。

ปีที่ 7 ฉบับที่ 1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7

作为妖精，狐妖是庞大妖精群中无与伦比的角色，堪称妖精之最。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妖精传说体系中狐妖所占比例最大，更因为狐妖经历了最为复杂的演变过程，曾以最尊贵的地位（对诸妖而言）受到持久的尊崇，这就是狐神崇拜和狐仙崇拜。而在这中间，狐妖不仅体现出一般意义的宗教观念，例如所谓“物老为怪”等，更包含着许多为狐妖所特有的宗教观念，以致我们可以用狐妖观念、狐仙观念之类的概念来概括关于狐的变化、修炼等特殊内容。

正因狐精的变化是如此多样，故此狐作祟的事蹟亦多行多样，最吸引读者眼球的莫过于一段段缠绵悱恻的人狐恋；又或者是以其“狐魅”亦称“狐媚”的方式让人神魂颠倒，不知所已的仿如“失心疯”的状态狐魅现象；又或者是利用修炼道术来达到成为人或天狐之道狐现象。但这次笔者想要探讨的则是另一种与前几种狐作祟完全不同且颇有兴味的情况，那就是截髮现象。最早记载狐截髮现象的乃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怪神篇》：

谨按北部督邮西平郅伯夷，年三十所，长沙太守郅君章孙也。日

晡时到亭，敕前导入。录事掾曰：“今尚早，可至前亭。”曰：

“欲作文书。”便留。吏卒惶怖，言当解去。传云：“督邮欲于楼上观望，亟扫除。”便留。须臾便上。未冥，楼镫阶下復有火，敕：“我思道，不可见火，灭去。”吏知必有变，当用赴照，但藏置壶中耳。既暝，整服坐诵《六甲》、《孝经》、《易》本讫，卧。有顷，更转东首，以擎巾结两足，帻冠之，密拔剑解带。夜时，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被掩，足跣脱，几失再三。徐以剑带击魅脚，呼下火

上照視，老狸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日發樓屋，得所髡人髻百余。因从此絕。<sup>1</sup>

此狐為何要截髮？是否只有狐會截髮呢？其實不然，從一些其他的精怪故事中，也發現了截人髮之現象，現引如下：

《搜神記》：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止宿，輒有死亡。其厉害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援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楼下。亭卒白：‘樓不可上。’奇云：‘吾不恐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栖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扫除，見一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戶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妇。新亡，夜臨殡火灭，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南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sup>2</sup>

《幽明錄·蝙蝠》：宋初，淮南郡有物取人頭髮。太守朱誕曰：“吾知之矣。”多買鷄以涂壁。夕有一蝙蝠，大如雞，集其上，不得去。殺之乃絕。觀之，鉤帘下已有數百人頭髮。（頁 78）<sup>3</sup>

<sup>1</sup> (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全二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1年，頁427—428。

<sup>2</sup> (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5年，頁205。

<sup>3</sup> (南朝宋)劉義慶撰，鄭晚晴輯注《幽明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1988年。

ปีที่ 7 ฉบับที่ 1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7

《幽明录·失髻》：元嘉九年，徵北参军明裔之有一从者，夜眠大魔。裔之自往唤之，顷间不能应，又失其头髻。三日乃寤。说云：“被三人捉足，一人髻之。忽梦见一道人，以丸药与之，如桐子，令以水服之。”及寤，手中有药。服之遂瘥。（同上，页79）

第一则故事说截髮的是鬼魅，而第二则故事就明显的说明是蝙蝠作怪了，第三则故事则是梦中失髻，何以梦中的事情会真实的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这是很令人费解的。是否就是鬼魅借梦的形式来髡人髮呢？但现在问题就在于，到底髡人髮对这些精怪来说有何作用呢？曹丕《列异传》亦对应劭《风俗通义·怪神篇》的故事有所记载，其中略有不同之处，现列如下：

《列异传·狸髡》：汝南部督邮西平刘伯夷，有大才略。案行到惧武亭夜宿。或曰：“此亭不可宿。”伯夷乃独往住宿，去火，诵《诗》、《书》五经讫，卧。有顷，转东首，以絮巾结两足，以帻冠之，拔剑解带。夜时有异物稍稍转近，忽来覆伯夷。伯夷屈起，以袂掩之，以带系魅。呼火照视之，得一老狸，色赤无毛，持火烧杀之。明日，发现楼屋间，见魅所杀人髮髻数百枚，于是亭遂清淨。旧说：狸髡千人，得为神也。<sup>1</sup>

<sup>1</sup> (魏)曹丕等撰，郑学弢校注《列异传等五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页32。  
ปีที่ 7 ฉบับที่ 1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7

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就是“旧说：狸髡千人，得为神也。”如果说狸髡千人髮可以成为神，那么其他精怪应该亦一样，故此才会出现那么多的精怪髡人髮现象吧！但何以髡人髮就会成为神呢？有的论者认为截髮故事产生的民俗信仰基础是“头髮=灵魂（生命）”的原始信仰，以及先秦以来关于狐能夺人性命的“食人”之说。<sup>1</sup>当然站在民俗信仰的立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故此说亦可备一说。除了在南朝有发生狐截髮现象，在北魏时期亦发生截髮事件，据《洛阳伽蓝记·孙巖》：

后魏有挽歌者孙巖，取妻三年，妻不脱衣而卧。巖私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尾长三尺，似狐尾。巖惧而出之，甫临去，将刀截巖髮而走。邻人逐之，变为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人。初变为妇人，衣服淨粧，行于道路。人见而悦之，近者被截髮。当时妇人着綵衣者，人指为狐魅。<sup>2</sup>

此故事有意思之处在于，此狐之所以会截孙巖的头髮似乎是为自己的被赶走而对之进行报復，之后仍无法泄恨，就利用妇人的形象引诱那些对她有非分之想的男人，然后截他们的头髮作一个标记，以示对好色之徒的惩罚？不然何以在她为孙巖妻的三年之内不见有截髮事件发生，就在她被赶出家门之后

<sup>1</sup> 刘旭平〈唐代狐精故事论析〉，刘守华等主编《民间叙事文学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333—334。

<sup>2</sup> （北魏）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6年，页177—178。  
ปีที่ 7 ฉบับที่ 1 พุทธศักราช 2557

才开始截髮呢？有的论者认为孙巖的记载正是反映了西域髮式开始流入中土时所引起的惊异之感，因为截髮是西域男性之常见髮式。<sup>1</sup> 若按照“狐”即“胡”的逻辑来说，那是否西域人的理髮师都是胡女呢？

上述所载之狐截髮事件皆出于小说，通常“小说家者流，皆出于道听途说”，是不太可信的。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正史又是如何记载这些截髮事件的呢？《魏书·灵徵志上·毛虫之孽》<sup>2</sup>条中，有两则关于截髮的记载，一为“高祖太和元年五月辛亥，有狐魅截人髮。时文明太后临朝，行多不正之徵也。”；二为“肃宗熙平二年，自春，京师有狐截人髮，人相惊恐。六月壬辰，灵太后召诸截髮者，使崇训卫刘腾鞭之于千秋门外，事同太和也。”此二事皆明言狐魅截髮事件是因为当时由太后临朝所致，这样的说法就有了很明显的带上了女人“狐媚”以“惑主”的色彩。但是，若论北朝之歷史，女子干政是不争之事实，特别是北魏时期，无论是初期之“乳母干政”还是后来之文明太后冯氏长达二十五年之临朝听政，都成为一代之风气。<sup>3</sup> 而《北齐书·后主纪》：“武平四年正月戊寅……邺都、并州并有狐媚，多截人髮。”<sup>4</sup> 此处就没有提出原因为何，但是相信亦跟女子干政有关吧！由此观之，似乎北朝时期这类事情发生的特别多，或真的是跟北朝时期女主临朝特别频繁有关？或许这亦是史家基于儒家立场立言，认为女人不应参政，牝鸡司晨必然会引致祸患，故以狐截髮事件作为影射？

<sup>1</sup> 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页274。

<sup>2</sup> (北齐) 魏收撰《魏书》(全八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页2923。

<sup>3</sup> 有关北魏妇女参政之详细情况，可参阅李凭《北魏平城时代》，页138—280。

<sup>4</sup> (唐) 李百药撰《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106页。

狐截髮事件也发生于唐代，据《纪闻·靳守贞》：

霍邑古吕州也，城池甚固。县令宅东北有城，面各百步，其高三丈，厚七八尺，名曰因周厉王城。则《左传》所称：“万人不忍，流王于彘城。”即霍邑也。王崩，因葬城之北。城既久远，则有魅狐居之。或官吏家，或百姓子女姿色者，夜中狐断其髮，有如刀截，所遇无知，往往而有。唐时，邑人靳守贞者，素善符呪。为县送至赵城，还归至金狗鼻，（傍汾河山名，去县五里。）见汾河西岸水滨，有女红裳，浣衣水次。守真目之，女子忽尔乘空过河，遂缘岭蹑虚，至守贞所。手攀其笠，足踏其带，将取其髮焉。守贞送徒，手犹持斧，因击女子坠，从而斫之，女子死则为雌狐。守贞以狐至县，具列其由，县令不之信。守贞归，遂每夜有老父及媼，绕其居哭，从索其女，守贞不惧。月余，老父及媼骂而去，曰：“无状杀我女，吾犹有三女，终当困汝。”于是遂绝，而截髮亦亡。（《太平广记》450/3680）<sup>1</sup>

此则故事可以分三段来分析，首段从“霍邑古吕州也……往往而有。”像在介绍霍邑时有狐截髮事件发生，而这些被截髮的人则多为“官吏家或百姓子女姿色者”，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被截髮，而只是那些带有姿色的年轻男女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不只是男人，女人也同样会被截髮，这就与孙巖故

---

<sup>1</sup>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全十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6年。  
ปีที่ 7 ฉบับที่ 1 พุทธศักราช 2557

事有不同之处了，是否能说不只是狐女会截人髮，狐男也会？而所谓“所遇无知，往往而有”，是否就指那些被截髮的人之所以会被截髮，是因为他们/她们无知，不晓得出现在眼前的是狐而不是真实的男女，所以就与之搭讪甚至亲热，结果就被截髮了？次段则可从“唐时……县令不之信”这里将女子如何想截靳守贞的髮做了详细的描写，颇带武侠色彩。而何以要截他的髮？或只为“目之”？但当守贞将狐的尸体带到县令处时，何以县令不相信他的话呢？终段则描写了狐女的父母往守贞家哭骂之事，这几乎成为了往后狐故事的一贯写法，就是这些狐们虽然口出恶言，声言要报復，但是最后亦不了了之。这是唐代狐故事中惟一一则提到狐截髮的故事，想必还是在唐初时之事。可能是受前朝狐截髮故事的影响，所以唐初还有这样的传说，但是后来人们可能觉得这样的事情实在太无据了，所以就不再出现这样的传说。若按北朝女子干政的说法，此则故事又正好是落在唐初，则或许跟武则天有关？

据上所述，关于狐截髮事件的发生，有几个可能性，一为精怪要髡人髮以成神。二为狐女报復男人之无情。三为女子干政说。除了此三种说法之外，研究者们亦有三种不同之看法，一者为从狐信与病理方面立论，认为那是一种叫做“鬼剃头”的病癥，亦称“斑秃”，指头髮突然成片脱落。中医认为多由精血不足，不能上营皮肤，风邪袭入，常与精神过度紧张有关。脱落处成圆形或不规则形，皮肤平滑有光泽，大片脱髮常发生于夜间。设想在远古时，有人一觉醒来，发现头髮掉了一大片或全部掉光，其恐惧心情可知。加上汉代又有髡髮之刑，所以魏晋就有了许许多多的髡髮传说。当时不少动物成精后都能髡人髮，或者说不少动物都是靠髡人髮吸取精血而成精，只不过狐髡人髮更加可怕罢了。两汉魏晋多战乱，人民生活极苦，营养不良

加上精神长期紧张，这种“鬼剃头”患者很多。这就出现了史书中和笔记小说中记载的类似邺城发生的全城性的“狐截髮恐怖”。人们也就更相信狐仙的存在了。<sup>1</sup>

另一者则从民俗信仰上来立论，则认为这一类故事产生的民俗信仰基础是“头髮=灵魂（生命）”的原始信仰，以及先秦以来关于狐能夺人性命的“食人”之说。而从论者目前所收录掌握的 60 余篇唐代狐精故事看，唐代关于狐精割人头髮的故事仅一篇。这表明，随着社会文明进步，到唐代，“头髮=灵魂”的原始信仰观念在人们思想中已呈日渐淡化的趋势。<sup>2</sup> 第三者则认为这是中古人们对西域人士的发型的一种看法，因为截髮是西域男性之常见髮式。<sup>3</sup> 总得来说，此六种说法都有其道理，但都不尽其所以然，但亦可备一说。

---

<sup>1</sup> 参阅山民《狐狸信仰之谜》，北京：学苑出版社，1995 年，页 223。

<sup>2</sup> 参阅刘旭平〈唐代狐精故事论析〉，刘守华等主编《民间叙事文学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页 333—334。

<sup>3</sup> 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页 274。

## 参考资料

- (汉) 应劭撰, 王利器校注 1981 《风俗通义校注》(全二册),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
- (魏) 曹丕等撰, 郑学弢校注 1988 《列异传等五种》,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 (晋) 干宝撰, 汪绍楹校注 1985 《搜神记》,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
- (北魏) 杨衒之著, 杨勇校笺 2006 《洛阳伽蓝记校笺》,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
- (南朝宋) 刘义庆撰, 郑晚晴辑注 1988 《幽明录》,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 (北齐) 魏收撰 1984 《魏书》(全八册),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
- (唐) 李百药撰 1983 《北齐书》,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
- (宋) 李昉等编 1986 《太平广记》(全十册),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
- 李剑国 2002 《中国狐文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刘旭平 2005 〈唐代狐精故事论析〉, 刘守华等主编《民间叙事文学研究》,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山民 1995 《狐狸信仰之谜》, 北京: 学苑出版社。
- 王青 2006 《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